

中國風土志叢刊

滬游雜記
上海縣竹枝詞

- ◇ 郡縣沿革
- ◇ 山川改易
- ◇ 古迹存亡
- ◇ 風俗演變
- ◇ 氣候變遷
- ◇ 鄙事俚語
- ◇ 人情掌故
- ◇ 城坊舊聞

清·秦溫毅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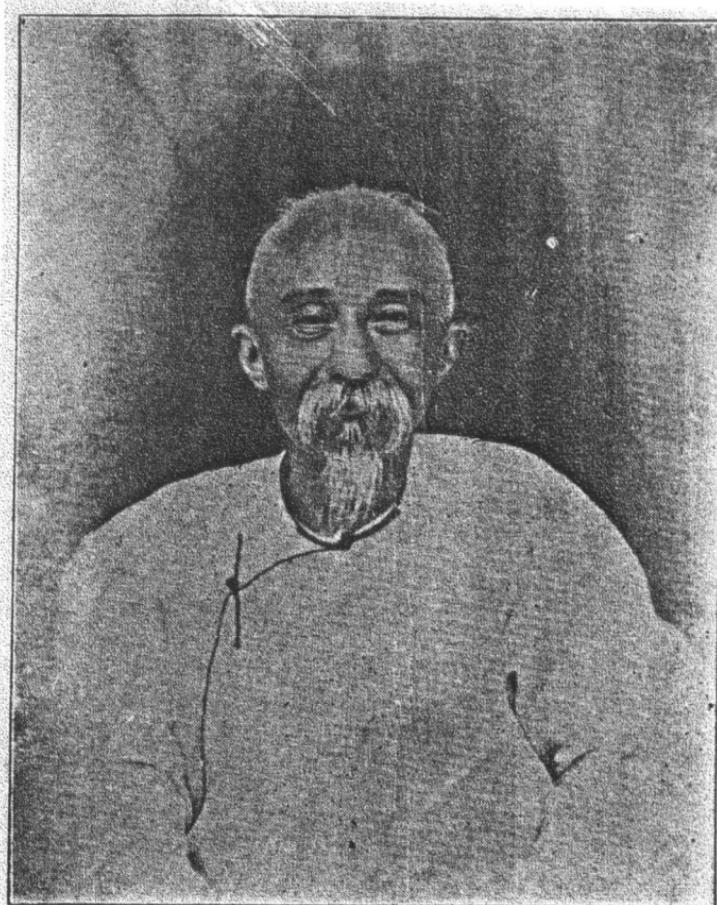
上海縣竹枝詞

《上海縣竹枝詞》

《上海縣竹枝詞》不分卷，清秦溫毅撰。民國元年（1911）鉛印本。

秦溫毅，光緒三十年卒，年六十四。字榮光，號炳如。初名載瞻，號月汀，謚溫毅。上海人。歲貢生。敏而好學，博洽古今。講學鄉里，創建三林書院。注重習武備，興實業。熟悉地方掌故。著有《文集》、《外集》、《詩集》、《補晉藝文志》、《學校志》、《水利志》、《同治上海縣志札記》、《陳行竹枝詞》、《梓鄉雜錄》等。

是書編著於光緒癸卯年，原著七〇六首，後刪存，分建置、形勝、歲時、風俗、民業、城池、街坊、園林、物產等。詩後有注，注文所引邑志外，多采秘籍。書前有作者小像。有光緒三十四年序。作者事略。校印例言。



像肖生先毅溫秦海上

序

秦炳如先生歿後四年。詩嗣硯畦內翰。將印其遺著。而以上海縣竹枝詞授鬯爲之序。以
學之不敏。敢辱此命。中心憇媿。顧思向者有所譏述。就正師友。唯顧秋巖先生與先生二人。皆能不斬筆墨。竭智教人。得益至多。後秋巖先生卒。則所商榷者惟先生一人矣。念感
此德。耿耿不忘。今先生亦亡。硯畦保守遺墨。謀將行世。而鬯獨無言。又何以安。昔先生以
鬯略述經義。爲鬯言。唯此生平少心得。經之外。每讀一書。無論淺深。必有益我智慧者。故
先生於書無所別擇。但能得之。必能讀之。以是能使學浩博。細大共貫。而又非徒泛濫也。
凡實事實地。實年月。實品物。典制。靡不一一經心於桑梓掌故。尤亟探討。故所著晉書志
表。詩文集外。有上海南匯兩邑志札記。及梓鄉紀事梓鄉文獻錄諸書。上海縣竹枝詞亦
其一也。顧竹枝詞作於光緒癸卯秋冬之間。病後藉消遣。硯畦時需次湖北。先生郵書鄂
寓。有此書字句。尙待斟酌。注案亦多遺漏之語。蓋未定本也。明年秋。先生遂卒。則不及更
益矣。夫向者我中國學人之患。在能知三代。而不能知當今。能知九州。而不能知本地。近
二三十年來。則競談萬國之紀載。五大洲之形勢。於中華舊業。轉略不顧。方自謂務其大

者遠者。又何有於鄉里哉。在上者亦竊憂之。故前年有各州邑撰鄉土志授課之令。迄今未見頒行。蓋報稿不全。何以集成。非素所精心究習。熟聞而強識。又何以成稿。安得州州邑邑有先生其人。元元本本。振筆書之哉。夫學必自近及遠。左史倚相能讀墳典索邱。而不知蔡公之詩。爲子革所譏。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然則雖治平天下。亦若是。况於學乎。鬯承乏吾邑鄉土志三年矣。採訪諸君。渺有陳述。私促官催。兩無有濟。非常也。蓋不能也。而鬯益不能如先生治聞碑。見至延落如是。於此又不能不念秋嚴先生。當吾邑修志時。秋嚴先生任采訪。冒暑雨。出見有橋梁斷石。苔封縵繞。必剔摩觀。題字事可疑。遇鄉老婦女。靡不詢質。蓋秋嚴先生與先生立志行事不必盡同。其勤於教勇於任事之懷。既任必切實求其是。一轍也會有以秋嚴先生怡顏室詩稿請題。鬯新跋其詩尾。故不覺序先生書。而言秋嚴先生之長也。且鬯平生知己。所膺服心折秋嚴先生之外。厥推先生苟爲感遇詩。必首二人矣。他日詩就。硯畦爲我序之。光緒三十四年歲在戊申七月旣望南淮于鬯

秦溫毅先生事畧

先生諱榮光。號炳如。初諱載暉。號月汀。上海歲貢生。敏而好學。博洽古今。下筆千言立就。講學四十餘年。斥空言。期實踐。鄉里推大師。創建三林書院。以經史算術時務課士。請於官設義塾二。又私設義塾六。既而書院改爲中學。義塾悉改小學。今三林陳行楊思三區。學堂二十餘所。鄉僻男女皆知嚮學。學業之盛。冠上海一邑。皆先生經營提倡之力也。性方嚴。非義不苟取。與非禮不苟言。動處家孝友敦篤。與人交寬厚和易。而遇事踔厲奮發。堅忍不撓。以達其目的。而後已。既沈毅多遠畧。不獲大施。則思小試於一鄉。恤嫠保赤。賒棺代葬。施衣捨藥。修橋梁。造渡船。濬河港。三十六處公益之舉。知無不爲。而請免周浦塘河工。奔走控訴。歷十餘載。用力最勤。鄉人感之最深。喜抑強扶弱。有古俠士風。蟻媒賭棍。流氓土豪。務懲創之。使不敢動。己亥庚子以後。浦東崇奉縱橫。獨不敢越。題橋市而西者。先生之威德。有以憚之也。熟於梓桑利弊。嘗謂吾鄉棉利將竭。而支淮淤塞稻田。不開必有抱布餓死之厄。釐卡鹽捕。蠹國害民。民怨已甚。一發難收。必有土崩瓦解之危。晚經世變。益皇皇然謀自立之策。學堂而外。尤注意於習武備。興實業。謂此三者。標本兼施。富強

並進。救亡圖存。維一至計。而實力舉行。則非結團體不爲功。聞先生言者。爭憤激思奮。故三朴校之體育。獨負盛名。課勤院之工藝。日漸進步。皆先生之遺澤也。光緒三十年七月卒。壽六十有四。私謚溫毅。以子錫。仕內閣中書。錫主仕。翰林院庶吉士。誥封奉政大夫。以三林學堂辦有成效。傳旨嘉獎。著文集十卷。外集四卷。詩集六卷。補晉藝文志四卷。學校志一卷。水利志一卷。同治上海縣志札記八卷。光緒南匯縣志札記二卷。上海竹枝詞六卷。陳行竹枝詞一卷。梓鄉雜錄四卷。梓鄉文獻錄四卷。淮海支譜一卷。家傳一卷。先
恭詠一卷。

大清宣統建元閏月朔蒙古喀喇沁王撰并書

校印例言

一先生原作七百六首。今刪志乘之怪誕不經者存五百三十二首。

一先生原注云。注文尙有前後復出者。當再刪并。惜先生屬稿初定。遽歸道山。未及修飾。今悉存其舊。不敢妄加增減。

一先生詩末議及邑志諸圖之失。今實測新圖。尙未發見。故仍原書之舊。未敢妄加地圖。

一先後次第略依同治上海縣志篇目。今仍分類標注。一類之中。有分數門者。亦增注於下。

一注文所引邑志之外。多采秘笈。間遇疑字。未能覓原書而校訂之。故不敢臆改。

一先生別著同治上海縣志札記。浩博精詳。與此書互相發明。容俟續印以供參覽。

中華民國元年歲次壬子五月受業胡祖德謹識

上海縣竹枝詞

邑人 秦榮光 炳如撰

上海之有竹枝詞。自明顧侍郎或始。今所詠者。事實次第。悉本同治上海縣志。即掇本文附註各詩後。藉省尋檢。間援他書。必冠書名於註上。或參鄙見。加一案字。示與志文區別云。

縣境秦疁漢屬婁。會吳郡領幾多秋。梁陳改屬崑山縣。隋隸吳蘇兩郡州。

建置一

上海古禹貢揚州域。春秋屬吳。後屬越。戰國屬楚。爲春申君封邑。秦置縣曰疁。今縣

屬疁南境。漢更名婁。三國孫吳時。爲婁侯國。秦疁領於會稽郡。漢婁初屬荆國。旋改吳國。江都國。武帝復爲會稽郡。後漢屬吳郡。梁大同初。析置崑山縣。仍屬吳郡。陳因之。隋省入常熟。屬蘇州。旋置崑山縣。屬吳郡。

李唐縣又屬華亭。宋鑄初。傳上海名。元至元中方置縣。松江府路隸嘉興。

天寶十載。析崑山海鹽嘉興三縣地。置華亭縣。屬蘇州。今縣其東北境也。宋熙寧間。設市舶提舉司。及榷貨場於上海浦。至是巨鎮殷繁。上海之名始著。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始析華亭縣東北境。置上海縣。元置縣時。屬松江府。泰定中。屬嘉興路。

前明松府隸南京。上海沿元未建城。嘉靖年輪三十二備倭創築縣城成。

明制松江府直隸南京。元建縣後二百六十餘年猶無城。倭於嘉靖三十一年迭躡縣治邑人顧少卿從禮請建城。知府方廉築之。

舊縣元明領五鄉。長新海北並高昌。頃田二萬圓五百。計里開方六百強。

元直縣時計領長人新江海隅北亭高昌凡五鄉。計保二十有五領圓五百二十有九至正十五年勘定田額二萬一千三百九十九頃有奇。鄭洛書志縣東西共一百六十里南北九十里。編戶凡六百三十里。○五俗讀平聲。

縣置元初四境雄山圍西北海環東街長廿里青龍鎮也。隸決決大國風。

縣城二

嘉慶志縣之未分也。轄山三。鈞山福泉山鍾寶山。轄海一萬七千七百四十八丈。青龍鎮以孫吳時造青龍戰艦於此故名。唐設鎮將守之最爲瀕海巨鎮。今舊青浦是也。一分青浦縣無山。南匯重分割海灣十五川沙圖更勞。賸圖二百十餘環。

明嘉靖二十一年析上海西北三鄉置青浦縣於青龍鎮三十二年廢萬歷元年復置青浦縣於唐行鎮上海境內於是乎無山。雍正二年析上海東南境置南匯縣於是

上海境內轄海無幾

嘉慶十年析上海高昌鄉瀕海地隸川沙廳上海於是全無海

今縣轄圖二百一十有四

今縣縱橫百里方三千里路抵京長到松一百蘇三百千里江甯路備詳

界至三

縣境東西廣八十六里南北袤八十四里曰百里者舉成數也自縣治至京師實二千八百九十九里至松江府治九十里至蘇州巡撫治所二百四十四里至江甯總督治所八百八十里此皆舉成數言之

縣東卅里界川沙四九西偏青浦遮南界滙城七十二寶山十二北非遺

西界青浦三十六里

界滙東南里不齊寶山東北路堪稽西南廿四華亭界卅里離嘉西北隣

東南至南滙界十里至四十里不等東北至寶山界三十六里西北至嘉定界三十里

東北吳淞帶水環西南黃浦曲襟中間百里膏腴壤最是城廂閨闥

形勝四

案帶言其直也襟言有曲勢也

南通閩粵北遼燕海陸珍羅價萬千邑號海疆形勝地却無洋面禦烽煙

上海縣竹枝詞疆域界至

府志富商大賈北販遼左南通閩粵百貨萃集故邑號海疆而境無洋面
淞口礮臺屬寶山邑城扼守浦彌艱但堪榷稅千餘萬江海新關與舊關

姚廷遴紀事錄康熙二十年始設關於上海道光二十三年准西洋各國五口通商
上海於是又有新關之設大關在小東門外新關在北門外頭壩

李家一口扼吳淞遏賊蘇松兩路衝地逼小東門外近最防黃浦賊分縫

守備五

府志江浦逼縣東門賊抵城下分縫是蘇松要害在上海上海要害在黃浦黃浦要害
在吳淞所吳淞所要害在李家口守李家口以拒賊上遊守黃浦口以遏賊橫衝
邑境全承黃浦衝海氣瞬息過吳淞不羈馬駛誰加控潮勢還如百道龍

案江浦潮來使船如馬瞬息百里有不可羈勒之勢

九峰西拱海環東北枕吳淞藏郡中雄峙海疆稱澤國平疇物產却豐隆

嘉慶志雄峙一方爲郡屏蔽南瞰黃浦北枕吳淞大海環東九峰西拱雖無山林之阻
素號澤國而平疇沃野居多

西北虹桥與柵橋陸防兩路寇來驍最關緊要金山衛走馬沿塘勢疾飈

咸豐十年粵賊來路一從南翔至棚橋爲吳淞江北路一從七寶至虹橋爲蒲匯塘中路而南從金山衛至柘奉南川直抵吳淞此浦南一路重於中北情形也

三江既入禹神功衆說紛紜江不同要曉揚州無水患文連震澤意原蒙

吳灑海道六

案宋蘇氏主康成說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爲中江本朝毛氏胡氏並從之然本一江而徑分爲三且在荊州境內與揚無涉蔡傳主庚仲初吳都賦註太湖東注爲松江東北流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第數揚境大川遺岷江而取婁東小水必非經旨漢志以松江爲南江蕪湖爲中江毘陵大江爲北江郭璞曰岷江松江浙江也水經注以毘陵爲北江分江水貫松江爲南江而缺東江韋昭國語注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說人人殊要之山有定形水無常道况海潮所灌通塞無常今欲於四千年後追溯禹時故道不可得矣綜核古今岷江源遠流長必居三江之一吳淞江宋以前猶闢二十里三代前益闢可知國語敍吳越交兵竟稱吳淞爲江既獨得江名必亦列三江數內尙有一江郭璞浙江之說最近之嘉慶李志附刊吳淞非禹貢三江之一辯亦屬拘泥毛氏謂禹貢既字句文不連下自屬正論然松江實承震澤下流必執

一解割而二之豈通論歟榮光斷以吳淞爲禹貢三江之一者正由此耳。

吳子侵齊氣特雄。由江出口抵山東舟師練自春秋世通海徐承第一功。

左哀九年傳冬吳子使來微師伐齊十年春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杜註承吳大夫案吳自海伐齊必出吳淞海口矣。

吳淞古獨擅江名吳越交兵傳敘明後世經生多泥古拘牽文義枉勞爭。

吳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起師逆之江又吳王起師軍於北江越王軍於江南案此所云江實吳淞江也而但稱爲江是吳淞確可爲江之一證國語古稱左氏外傳。

越王勾踐沼姑蘇觀築瑯琊擴壯圖取道仍由江出海豈真齊魯壤歸吳。

越絕書勾踐季年築觀臺於瑯琊以窺山東案越若由陸至瑯琊非兼併齊魯兩國不可此之築觀瑯琊殆亦由江出海循徐承伐齊故道佔踞碼頭如近日俄德迭據旅順膠灣類耳。

漢武宣威粵海濱會稽守特用吳人樓船南駛平東越取道吳淞朱買臣。